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謎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四

明　季本　撰

生民

經旨曰此詩詳述天生后稷起養民之功以見周家配天之業自后稷始蓋亦周公作此以戒成王也故為大雅若以為尊后稷配天而作歌於郊祀之時則郊以祭天以天為重然而詩述后稷甚悉殊無祭天之文卒章雖有上帝居歆二語不過為后稷肇祀以

来能饗帝而發耳則用於郊祀之說不可通也若以為郊祀之後亦有祝釐頒胙之禮則飲福之時所重在天錫嘏而其辭亦宜簡嚴今觀文義亦非飲福所宜用則此詩之作何從而得其本意邪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賦也

民謂周人也姜姓嫄名古無謚號故以名行姜嫄炎帝後有邰氏之女史記以為帝嚳高辛之元妃鄭氏

以為高辛氏之世妃皆非也歐陽氏固辯之矣但謂其以帝武敏為上帝大足拇而姜嫄履之歆然感娠以生后稷為怪妄之説則不知天地之生人葢有氣化者而亦何必疑哉葢姜嫄必女而未婦者也詳見廟制考義賢賢條下其曰克禋克祀者天子於玄鳥至之日郊媒葢亦祭天而以先媒配也姜嫄為女在邰非嚳都也安得與祭郊禖哉意者侯國亦必有配媒之祭但不若郊耳當祭之日其國中女子必皆齊

戒致敬故以克言也弗與祓同祓除也姜嫄必有聖德而能致敬故天降之祥而示之以感動之幾大人迹拇即其祥也姜嫄履之歆然驚動於心而化生之氣即此有感矣如草木之抻然因雷震而萌生者葢皆如此非必夫妻交媾而眞有人道之感也歆字當屬上句介助也攸介謂天之所助也攸止謂所助者止於其身也震娠也謂懷孕而動也夙謂豫居側室也生氣之活也育如易婦孕不育之育生而有氣則

曰生孚而能生則曰育時是也后稷堯時司農之官名棄此章言天生后稷之神異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賦也

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也先生者首生也達小羊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凡人首生者最難産而如達之易不苦其難則其神靈之赫也有所割裂曰坼有所襯貼曰副疾痛苦之曰菑禍患侵之曰害不寧寧也

不康康也康禋祀謂姜嫄因禋祀致敬而生子之易是即天所饗也居然安然也此章言姜嫄生子之易以見其為天所福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也賦

寘與置同隘巷巷狹小而非人所通行處也蓋人所不見則牛羊出入必致踐履而死而牛羊乃以腓字

之腓足肚隨足而動者字愛謂牛羊舉足而避有字愛之意也平林亦人所不見而禽鳥之所往來也寘之於此意其必致攫食會值也值人伐平林之木則不得寘故又寘之寒氷寒氷距玄鳥至日禋祀始孕正當十月而生之時也寘寒氷不死而鳥又以翼覆之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則也言其聲之長大聞於路也屢欲棄置而不可得見天之必欲生后稷也夫姜嫄因履巨迹生子固自以為異但以其無夫則父

毋亦無以自明又恐其為人妖長必生禍則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寒氷故名之曰棄設使姜嫄本果有夫則雖感於天而生子是因禱而生也古今夫婦生子如此類者葢多有之有何可畏人亦何疑而忍以嬰孩棄之乎惟其生子而棄是以知姜嫄為女而未嫁也否則周人序生民之始何以但言姜嫄而不及其夫乎此事理之甚明者也而諸儒紛紛之說亦可以無辯矣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也賦

匍匐手行伏地也岐嶷立而竦峻之貌言鳥去聲呱之時尚以手伏地而行即已能立而就口食以自養此后稷之所以異於人也集傳以為六七歲時則岐嶷象匍匐之下其就口食當已屬於匍匐時矣不然則鳥去聲呱之後何以得生乎荏菽大豆也旆旆如旆之揚起也役列也穟穟通穟穟禾多穗也幪幪茂

密也唪唪多實也荏菽禾麻麥詳見七月字義瓜瓞見緜后稷所就之食即五穀也知其可食其後即以此藝之而荏菽麻麥之類遂成嘉種矣蓋至其童時遊戲而已如此見其種植之異出於天性也按閟宫言后稷之黍稷重穋稙穉菽麥於奄有下國之前則亦未即有邰家室時事也而詳畧異者各從文便耳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

室賦也〇種實之種上聲後凡種類之種並同惟種之則去聲

相謂輔相化育之功凡人力之所自盡者張子謂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道焉是也茀草盛之名因草盛而治去之故茀即為治也種之謂布之也黃茂種之茂而至於黃者以嘉穀言即黍稷禾麻菽麥之類也去豐草而種之必使黃茂見其有相之道也方苞言其種之漬也種褎言其芽之生也發秀言其苗之榮也堅好言其穀之

成也頴栗言其穀之盛也堯以稷善藝五穀有代天之功故舉為農師邰國名后稷之母家也即邰家室而封為諸侯可見稷本民家之子依母以居故就其家室所在之地而封之為諸侯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也賦

降種者播種於民也即書所謂稷降播種孟子所謂后稷教民稼穡者也秬秠黍也穈芑粱粟也亦黍類

詳見七月字義五穀之中黍為尤美可為酒食以供
祭祀故特舉而言之恒常也言他穀有時而可闕惟
此四穀則當徧殖歲以為常也觀閟宮俾民稼穡之
中有稷稻則他穀固亦教民殖矣穫收也畝在田也
任肩任也背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
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
始也祀謂内外百神之祀也后稷有國得主羣祀而
教民稼穡因制祭祀之禮以教民孝敬此正陳常于

時夏之事也夫祭祀之禮雖上古有之然當其初明水大羮薦血㷮豚而已爲饎之禮未備也至是旣有嘉穀則爲酒食而牲殺則加燔炙禮於是大成焉此蓋自后稷始故云肇祀言其起事神之禮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賦也

舂擣也揄抒米以出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與揉同淘

米而以手揉之也釋淅也溞米去水也叟叟水溞聲浮浮烝米氣也此以所種之嘉穀為酒食也如此則饎具而可以祭矣謀者圖之審也以戒備言惟者思之專也以潔誠言蕭蒿也脂者所殺牲之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脂以爇之而求神於陽故曰祭脂即郊特牲焫蕭合羶薌臭陽達墻屋之事也羝牡羊軷毛氏以為道祭即鄭氏所謂七祀行神也冬月陰往陽來故有此祭祭在廟門之外見月令註非必有遠

行而始軷祭也故内言宗廟外言軷祭而一歲羣神之祀兼舉於其中矣烈即炙也燔炙兼宗廟軷祭而言蓋廟與軷皆有尸所以為尸羞也興嗣歲者謂興起祀事使歲歲嗣行庶知所重在此也此章詳言后稷祭祀之事以終上章肇祀之意○祭脂詳見廟制考義末篇廟禮考成軷詳見泉水字義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賦也

卬我也葅醢盛之於木豆大羮盛之於瓦登器用陶匏大羮不和言禮至簡也始初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謂周王祭天香氣初升不待久而神即安然受饗也此豈以馨香之誠得時哉正為祭祀之禮后稷所肇後人世世守之皆能盡其誠敬而無罪悔以至于今故能致天神之格也此可見周家配天之功全在后稷始而后稷又本姜嫄感天而生後王其可不知所自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之詩叙后稷之事也凡詠先祖之事者意其皆以告成王也如公劉叙公劉之事也緜叙大王之事也文王叙文王之事也而皇矣則總序大王王季文王之事也大明則總叙王季文王武王之事也其餘詠文武事者尚多蓋皆以陳於成王而當時周公輔相日久意多出其手歟

行葦

經旨曰此武王燕同姓兄弟立異姓為賓因行射禮而乞言之詩也文王世子有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據此禮則天子可推矣陳氏祥道謂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因祭而燕者謂燕毛也此則祭畢賓歸如楚茨之燕不及異姓也若時燕則特設以合好故宜立賓行射禮以為樂有賓則宜以君為主而膳宰但可以

攝主事而已若遂以為主則與曾孫為主之文不合矣集傳以此為祭畢而燕則其禮恐不必立賓而亦奚以射為哉故燕而有射時燕也王肅所謂燕射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興也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興意

敦厚也行葦道上之葦也牛羊勿踐履者喻兄弟相親而不可為賤物所傷也根之盤結曰苞體榦也泥泥潤澤貌戚戚内相親也具邇即莫遠也肆陳也筵

鋪陳也詳見下章守義几所以凴而尊者凴之以為安也鄭氏謂年稚者為設筵而老者加之以几是也言厚聚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則根本固而泥泥然有生意之潤澤矣戚戚之兄弟宜乎不相遠而相邇也我之肆筵授几正欲兄弟之相親耳言兄弟則諸父在其中矣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賦也

古者席地而坐故在下為鋪陳在上為席也緝續侍御言侍者相代不乏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楚茨言獻酬而不言酢此言獻酢而不言酬皆從畧耳斝殷爵也周時亦通用之醓醢之多汁者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即靈臺奏公之鼉鼓也此章言燕禮之盛備所以欲其相親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

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賦也○句音勾

敦與雕通晝也序賓者同宗無相為賓客之道故為之立賓也賢者射以多中為賢也不侮者不以中病不中者也燕而繼之以射燕射也既燕而射以觀德則所以立親親之本者在是矣

○曾孫為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賦也

曾孫武王也燕同姓故稱曾孫以其為宗子也宗子

而謙以孫稱非必主祭而後言曾孫也醴說見吉日
醹醇厚也大斗勺也容五升詳見卷耳字義黃耇說
見南山有臺台鮐魚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祈黃耇者
乞言也黃耇台背之人而以善道引導輔翼其君景
福之所係也故願其壽考維祺以長助君之景福也
祺吉也引翼之而使其君成德即是介景福也此章
言乞言助福之事可以見古之燕禮皆有益於德矣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

經旨曰此必同姓之臣答祭畢而燕之詩非答行葦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賦也

德即已之明德也謂之飽德者承上醉酒而言王者以酒娛我非徒以養口體蓋所以感動其良心而使此德充滿盈溢孟子所謂飽乎仁義是也君子指王也言君子之恩惠如此願其享年久而得福多我之

所助者惟此而已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賦也

殽俎實也將進也昭明以德言有德然後為景福也

此申上章之意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賦也

融融化言德之渾然無迹也朗虛明也明德無迹斯

高朗矣德既高朗則愈久愈盛而以善終矣俶始也

德之所始在幾能於一念幾微之際而謹之則天理

不差德日高朗而有此令終也集傳以考終命爲令終恐非臣子所以祝君也有俶之言最爲切要非知德者其能以此望其君哉公尸以先公言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者謂神之所嘏以善也此章言盛德足以格神之意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賦也

籩豆靜嘉言其禮物之脩也朋友謂助祭之人攝謂

助祭者皆檢束而能敬也威儀以君德足以為法者言言公尸所以嘉告者以其禮物之潔脩而助祭者皆則效君之威儀以相檢束而備物致敬能當神意故足以格神而嘏之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賦

上章言祭祀致敬皆本於君之威儀故遂言君之威儀曲盡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則事事合宜而孔時矣如此則能脩身而化及其子使之成德而繼緒無

窮其子孫亦能致孝不匱錫於世類也所謂不匱錫類者如此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

此推言其錫類之由也壼宮中之巷由內出外之路祚福也胤嗣謂子孫也室家而曰壼蓋始於閨門之意謂脩身以刑寡妻則威儀無不時矣故為之子者皆有所取法以為孝子而祚胤遠矣胤賢即福祚也然則君子欲求祚胤其必自刑寡妻始

○其胥維何天被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也賦

被覆被也爾禄即祚胥也僕僕僕然煩急不已之意此言天以祚胥之福被於君身而使之其來無窮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也賦

釐予也女士猶言女丈夫也以其能無違夫子之教則賢妻也以女士釐之而又繼以子孫之賢者與之則君子之有孝子為無窮也景命豈不僕哉○此詩稱願之意主於脩德故因威儀而推言之謹威儀端

身敎則刑寡妻乃其有俶處也如此自有孝子而祚胤不替矣臣子愛君而願之孰大於此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

經旨曰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燰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所謂繹也故作此詩以為樂歌集傳得之

鳧鷖在涇公尸来燕来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来成賦也

鳧野鴨也一名鶩青色卑脚短喙鷖鷗也皆水鳥之忘機者涇水入渭渭在鎬京北羣舟雜聚之處涇未入渭之時其上流幽静而鳧鷖在焉猶公尸無計較之心而在幽静之地故以為况爾指主人

○鳧鷖在沙公尸来燕来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来為也賦

沙水旁也為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来燕来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

燕飲福禄来下也賦

湑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脯乾脯也

○鳧鷖在潀公尸来燕来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

燕飲福禄来崇也賦

潀水所會也来崇来居尊位也于宗之宗義同

○鳧鷖在亹公尸来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也賦

亹兩山夾水如門之中也熏熏和悅也欣欣意相得

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

經旨曰古序以為美成王今亦無可考正但以顯顯
令德稱周王茍非武王則惟成王庶可當之姑從序
説集傳以為公尸答鳧鷖則鑿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干禄百福子孫千億賦也○假音嘉右音祐

假中庸左傳皆作嘉嘉樂德美而和樂也君子指成王也顯顯令德德盛而顯著也宜民猶言能安民也宜人猶言能知人也德足以宜民人故受禄于天而為天所保右也保右即是命命之不已所謂申也干禄百福本上文令德受禄而言是以德干之也與干禄豈弟意同否則有意於求福豈能致百福哉子孫千億謂其後世子孫衆多而傳之無窮也此即自天申之之意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賦也

穆穆敬之存皇皇美之著皆言天子之德自國中所主宰而言則曰君自天下所歸往而言則曰王其實一人之通稱也舊章先王心法之彰著者非徒典章法度之陳迹也自古帝王相傳惟有一心法耳威儀抑抑謂行不肆也德音秩秩謂言有倫也無怨惡謂坦懷而不與為讎也羣匹謂羣臣之志同道合者循

而用之與率由舊章相對率舊章則法祖矣率羣匹則尊賢矣此德之所以能受祿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也賦○解音懈後凡懈怠之解並同

受福無疆則及於子孫矣然所以受福無疆者惟在於為四方之綱也綱舉則紀必隨天下治平輔治之朋友亦賴以安矣百辟以諸侯言卿士以諸卿言即朋友也媚愛解怠墍息也言朋友所以安者皆媚愛

天子而不怠於其職此民之所以息也民得所息則朋友安矣皆係於君德之能綱四方也然則人君之治可傳於永久而為無窮之福者豈不以令德為之本哉

假樂三章章八句

朱子本毛氏定以四章章六句嚴華谷依陳氏則分為六章章四句今更定之如左

公劉

經旨曰舊說據小序謂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也辯說則謂未見其為召公之作蓋亦有疑矣今觀詩意皆陳公劉遷豳之事而畧不及文武繼緒之言又文辭奇古與文王大明諸篇體製不同則似豳人本有此詩以詠公劉如七月亦豳人自述豳風而周公舉以告成王後人遂謂周公所作則公劉之詩得無周公亦舉以告成王者歟成王涖政之初為相者周公也而謂召康公

以成王將涖政而戒之亦臆說耳故竊嘗意此詩當屬於豳風云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賦也

篤以愛民之厚德言公者侯國尊君之通稱如大王之稱古公也劉名商以前無諱禮亦如古公之稱亶父也並詳見緜字義康寧也埸小田塍也疆大田界也積露積也倉屋藏也餱乾食也糧食米也槖無底

而小可以盛乾餱嚢有底而大可以盛糧米思念輯和光大戚斧揚鉞也鉞大而斧小方始也此述公劉自戎翟間遷豳之始事也公劉初在不窋故地不敢寧居而治田疇實倉廩以使民富既富而後遷豳也行者裹糧至此而其故居之不能盡遷者亦必有處焉非併其倉積之地棄之而來也觀思輯用光之言則知其志在安和百姓而界於戎翟之居非所以光大國家矣弓矢干戈戚揚之器具整飾而行欲使翟

人知有備而畏威也然此惟以自衛而已而公劉之心所重則在於足食食足而得人則兵自足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賦也

胥相與同來而至於此原也庶衆繁多謂從遷者衆也順者不拂其情也宣者能通其志也君之於民順其欲通其志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以來者即安而無懷土之思故無永嘆也陟升也巘山

項也民之好惡既同於是相土而上下山原焉未及定居也舟載也瑶亦美玉故與玉並言但光之揺動者則為瑶耳鞞琫説見瞻彼洛矣容刀鞞琫所容之刀也佩玉以節行文具也佩刀以禦侮武具也皆貴者之服飾見其貴而能勞本以為民所以為厚此言公劉至此相度之忘勞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賦也

百泉衆水之所自出溥廣也溥原即衆水所合處徃
百泉而望廣原自下觀之也南岡岡之在南者謂面
山也覯見也京高丘也陟南岡而覯高丘自上觀之
也京師者謂此京之原乃衆心所歸非為一人之故
也未有室廬故曰野相度之審如此乃曰于此可以
為居室以處處處居也于此可以禮賔旅以廬廬旅
寄也于此可以宣號令而言言言自言也于此可以
集羣議而語語語論難也區晝定而宫室營焉此言

公劉相度邑居而始營宫室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賦也

京即上章乃覯于京之京依依之以居也蹌蹌濟濟說見楚茨此則以羣臣之落成者言俾使也使人為之設筵几也既登登席也乃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牢養豕之閑也以豕為殽以匏為爵初立國從儉以質也食之飲之以勞羣臣也自其長國人而言則

曰君自其主族人而言則曰宗其實一人之稱此章言宫室成而與羣臣落之也食飲而與羣臣相親乃所以君宗之非若東萊吕氏所謂建國立宗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賦也

溥長言土地之墾辟也景者考日影以正四方也岡者登高岡以望四遠也陰陽者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者水泉灌溉之利也葢欲民居之無不善也三單

者三軍也世衰政亂諸侯多以羨卒益軍而公劉無羨故曰三單見其遵大國三軍之制而不以困民也詳見讀禮疑圖卷三徹即助也助本通力之義故殷時之助未名徹而徹意存焉故亦謂之徹荒大也豳地多山夕陽之所及皆度以授民而豳居於是大矣此章言其定民居而制賦稅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鍜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賦也

館者初至豳時未有室廬而暫居客舍也渭在豳之東南而涇水自豳流入者也亂者以舟渡水之名厲砥石也鍛治鐵之名取厲取鍛則器用備而有室可居矣止居也謂居止之基也止基以居其民則民聚而衆矣疆理以理其財則財足而有矣皇大也遡逆而向之也旅衆也芮水名鞫窮也言澗之大者則夾兩旁而居之其上澗水旁出而横過者則又遡而居之其民衆多而所居既密則又就芮水盡處而居之

凡民之居不窋故地皆已来依新邑矣然非為之疆理則民無所頼而豈能致從者之衆哉可見公劉厚民之意在於足其食也此章總叙遷豳之始終以見其專於為民而得民之甚也首章所謂思輯用光者蓋如此

公劉六章章十句

按公劉商時之諸侯也觀徹田為糧一語則徹即商之助法也其先世后稷封邰至不窋

當夏之衰而竄居戎翟之間在今慶陽府即北翟界上北翟者獯鬻也但以其西南近西戎故併言戎翟耳其實不窋非居西戎也當時必王政不綱諸侯强暴而微弱不能自存故竄依於此耳豈其所得已哉然能謹於事大無失禮焉則蠻貊可行故其後世至公劉之初猶足以致富庶謂北翟將張非可安民之所乃始圖遷必已當商之盛世而漢書謂

公劉避桀居豳者誤矣九傳而至大王則又當商道之衰玁狁遂横每侵及之而大王事之不得免於是盡棄其地以與之而自豳遷岐焉蓋公劉之遷豳當商之盛也大王之遷岐當商之衰也其事固不同矣而其立國規模則皆以安民為本而安民以疆理為先無非后稷相傳之家法也然史記言不窋者后稷之子其代稷為侯必在啟之盛世何為不

能保稷之子而使竄居戎翟歷數傳而不得復邪竊意不窋必稷之世裔非其子也舊說亦有以其為當夏之衰而竄者但啟之世不可以為衰既竄久而不復必在其後世矣故史記所序之世次不足信也不然則自后稷至於武王僅十六世而歷夏十六君歷商三十君共四十六君何其世次不相當之甚哉

經旨曰舊説以為召康公以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興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興意

洞逺也行潦道上汙濁之水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言行潦之水在逺無人用者也而自逺酌之置於大器之中亦可以待其澄清又即其所酌大器之中而挹取之以注於此小器之中則可以灌沃餴米以為酒食謂可以供祭祀也猶穢

惡之人而能自新則亦可以事上帝也蓋欲人君舍短取長不録人過也如此則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而可以為民父母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也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興意

濯滌也罍者宗廟之器可以濯罍則不特餴饎而已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也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興意

溉亦滌也可以濯溉則無物不可濯非但一罍而已以喻人才養成無所用而不可也○慶源輔氏曰攸歸謂為民之所歸往也攸塈謂為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

經旨曰集傳謂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以為戒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比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賦也

卷曲也阿大陵也飄風回風也其起甚驟南方温厚之地而回風驟起猶人本温和而忽然暴戾當如卷曲之阿虚中無我也君子指王也來游來歌謂王來游而歌也矢音康公自言賡歌也臣以詩陳於君前故曰矢游歌所以養德性和人心也但矢音或未免有所規誨則在人君消融其忿怒之心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賦也

伴奐融釋之意優游充裕之意爾指王也彌滿也似如也酋終也謂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成王業此其所以為善終也蓋王業皆從德性中出故不可不滿其性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賦也

昄章版圖也天下歸之故曰厚百神爾主則為王而先公之酋者在我矣

○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賦也

茀蔽盛之貌言受命長為天子則禄之康爾者蔽盛而無闕欠之處矣此以彌爾性故能致如此之久也純嘏大嘏以神之所嘏者言福也受命長故純嘏有常也此上三章皆申言游歌有益於君德之意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

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馮翼以賢臣之適於用者言孝德以賢臣之本於心者言引謂導其前也翼謂相其左右也人君能致賢人以為引翼則惟以德自將而無為民化故曰四方為則此以下言有德而得天命之由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也賦

顒顒可望也卬卬可仰也圭璋者人君所用於宗廟朝廷尊嚴之器也見其不動而敬儼然人望而畏之聲名自然洋溢也衆目皆由我提綱而張是爲四方之綱也此申上章無爲民化之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也興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意興

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以鳳凰爲言惟以興天

下賢才非因時鳳凰至而以為喻也翽翽羽聲之小也以況小心翼翼之意爰止言其未用也藹藹衆多也使用也言用則能愛君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興也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興意

傅于天言其見用也用則體君心而愛民矣此兩章皆言賢才之有益於國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

雝雝喈喈比也

高岡岡之高者也鳳凰鳴于其上則聲聞于遠矣賢者之媚天子媚庶人有益於人國者似之朝陽之地萬物萌生梧桐生於其地則其葉可以藏鳳凰矣人君為崇奉人才之地者似之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梧桐生之盛而後鳳凰鳴之和則欲鳳凰之和鳴者先當使梧桐之盛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也賦

庶如金路象路副車之類多則以各車之數言閑者習之素熟也馳則行之不失則也承上章言萋萋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既庶多閑馳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以之奉迎則何賢者之不至哉我之陳詩豈有多言惟有繼王之聲而遂歌之以養王和德使賢者皆樂為之用而王享無為之治耳蓋因首章矢音而結其意也此詩中和之氣藹然讀之自不

容不感發興起然大意則為游歌以彌德性祈天永命之本蓋在此矣康公善於開導此其所以為格心之學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

經旨曰集傳以為同列相戒之辭以詩詞觀之大抵得之矣但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末章曰王欲玉女戒同列即所以戒王也同列相戒之辭當

為小雅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賦也

汔幾也民勞則國危故因周民之勞而欲其幾於小康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本受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矣對夷狄言之則總諸夏為中國對四方言之則指京師為中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面從也詭隨之人阿諛取容而不忠於所

事非善良之士也但竊其權以為寇虐耳故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之人以謹無良而遏寇虐此愛京師之要務也〈潛錢氏訓痛是也不畏明者肆行於人所共見之地也言當痛此詭隨之不畏明者無俾作慝害正以為民憂也柔遠以遠而難馴者言能邇以近而易使者言此治遠者先自近始之意定我王謂定王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

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也賦

逑謂民聚不離散也惽怓謂惑亂主聽也爾勞謂其前功也小休之休息也王休之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也賦

華谷嚴氏曰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無縱詭隨而必近有德謂遠佞而親賢然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謹威儀而後可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

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小子指用事者非指王之辭也弘大謂其所闕者廣大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

繾綣謂小人之固結其君也正反甚於正敗正敗但壞之而已若正反則盡反而為不正言愈切矣玉者

愛之如玉也○此詩五章皆首言息民以固邦本而無縱詭隨則息民之要旨也章末皆丁寧勸戒之辭其憂國之情切矣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

經旨曰此詩切責同列用事之人蓋老臣不爲王所敬信者所作也大意與上篇同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也賦

板如木板然謂障隔而不通明也卒盡瘅病也出話不然謂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不合於人心也此其為謀不遠故也靡聖管管謂不以聖人之法自管攝也不實於亶謂夸毗而無誠心即是不以聖為管也猶之未遠蓋本於此此章言同列無為民之遠猶以明作詩之本意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也賦

蹶顛蹷也天之難蹶即板板而民癉也憲憲欣喜而不知憂懼也泄泄怠緩而不思勤勵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非出話不然者矣言天方難蹶之時必須言辭合於人心而後可以定亂不可視為不急也蓋申上章之意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也賦

異事不同職也同官曰僚言同為王臣也囂囂自得不受善言之貌我言維服與書乃言惟服之服同謂可服行也言而可行則遠猶之輯懌者也芻蕘謂采薪者古人尚詢及之況僚友乎戒其當聽己之言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賦也

虐即前章難蹶也謔謔戲侮也亦憲憲泄泄之意灌注也謂注之於其耳也此必老臣告同列之少者故

自稱老夫而謂其人為小子云老夫則知其涉歷之已多矣蹻蹻舉足高貌言其驕也耄老而昏也憂謔以憂為戲也多謂積久也熇熇熾盛也不可救藥謂病甚藥不能救也此章戒以不聽善言之禍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賦也

懠怒也天之為虐而使民卒瘅是怒我也夸自大也毗附人也務為夸毗則譸張無實威儀盡迷而接物

之際施施聲色足以拒人故為善人者皆端默無言而如祭祀之尸矣殿後也殿屎猶言遺屎之急也爾雅釋殿屎為呻吟亦以急而呻吟耳葵度也善人不為用則民情雖急莫有以遠猶與之葵度者矣故民喪亂無所資以為生而卒無恩惠及於衆庶此所以不可救藥也此章申言拒善言之禍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賦也

牖通明也壎箎詳見何人斯字義圭璋詳見卷阿字義壎箎以與人言謂其協而和也璋圭以持己言謂其潔而重也協和則無乖戾之情潔重則無卑汙之行此言人心固有中和之德而天性以此開明之也但為邪僻所蔽則與人多至於乖戾而不協和矣持已多至於卑汙而不潔重矣故能開明其心則如取而即携不待有所增益也其牖民豈不甚易哉故民之多辟由君自立辟也不自立辟民豈有邪德哉此

言民心感化而不為亂則無殿屎之患而天亦不為虐矣然則牖民之本豈不在君身哉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也賦

价人邉界之人也藩籬也大師萬民之衆也垣城也大邦指京國而言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指本宗而言也翰榦也宗子指天子而言即天之宗子也城城之也立榦所以城也价人遠故以為藩蓋使之

為外護也大邦近故以為屏蓋使之為內蔽也惟民則所以守國所係最重故以為垣立榦以城之者城此垣耳城此垣而不固謂之城壞城壞則無民我將獨處而可畏矣此可見民之為重不可使至於亂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賦也○王音往

戲豫逸豫也渝變也馳驅恣行也王往也出而往也旦明也衍寬舒之意此章言天不可以不敬也所以

敬天者亦惟脩身以牖民耳蓋欲同列以此告其君亦格心之助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四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五

明 季本 撰

蕩

經旨曰厲王無道詩人知其將亡故作此詩而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以警戒之也然惓惓之意欲以感動王心亦可以見其憂國之忠矣此詩若非面陳則當為小雅耳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賦也○多辟之辟音僻

蕩蕩廣大貌辟君也暴虐而疾其威則非蕩蕩即是多辟也多辟多邪僻也如此則烝民之生其命亦不可信其必善矣諶信也所以不可信者其故何哉蓋自其初言之未有不善自末而言之少有以善自終者此所謂敗以取禍非天命本然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即此意也此章言王之多辟乃其自喪本然之善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賦也

此以下皆託為文王嗟歎殷紂之言也咨嗟也殷商謂紂也彊禦才强梁而能禦人者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與滔同慢也彊禦之人必為掊克之政使之在位用事則是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矣然此乃由女所作興故使彼得力為之如此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賦也○作音詛祝音呪

而汝秉執也善類之權皆其所操也流言謂禦人以口給之言流出無窮非謂流浪不根也作與詛同謂民怨惡而詛祝於神使降之禍也式解見後章彊禦之人多所取怨乃以口給之言相抵對而恣為掊克之政則是為寇盜攘竊者用於內矣然則人之怨惡而詛祝者寧有屆究哉屆至究極也此申上章言殷紂用小人而取怨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賦也

炰烋言氣健如虎狼之作威也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自以為德也背後側旁陪貳也此承上章言殷紂暴虐取怨以其力作興小人而前後左右皆無善人為輔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賦也○號音豪

湎飲酒變色也湎酒者不義之事也式用也非天使之乃從其自用也止容止也式號式呼即怨女止也無明無晦晝夜嗜飲酒也晝不理政事則晝亦如夜矣此章言殷紂之沈湎於酒而不理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羮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賦也○奰皮器反

蜩螗詳見七月字義蜩螗蟬亂噪者也沸羮湯亂沸者也言天下皆亂則無小無大幾於喪亡矣由行由

此而行不知變也哭怒也鬼方殷時夷狄之名謂荆

蠻也此章言殷紂樂所以亡而遠近無不怨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賦也

不時謂大命之傾也舊舊章即典刑也莫聽者不聽

信也此章言殷紂不率舊章而失天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賦也

顛仆也沛者仆地之勢揭本根揭起之貌撥動其根而斷絶也無德而失人心則本先撥矣夏桀之世如此所以當鑒也此章言殷紂之失人心與夏桀同也

此詩七章皆以殷紂為言所以警厲王之意切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

經旨曰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辯說論之詳矣但以為九十五歲而作則未必然蓋其時必已老而傳矣

覲戒戎作謹侯度乃强壯方為諸侯時之言必非既老而始作也或者老猶誦此詩以自警耳武公雖嘗入相於周然非告君之辭蓋小雅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賦也

抑抑者抑而又抑之意威儀揚則放抑則斂故退抑而不發揚乃脩身之要功也隅廉隅隅有角則正可以知其内之方矣哲者明之細微曲折無不透徹之

名靡哲不愚猶言哲亦有愚時也職主戾罪也庶人之愚亦主於威儀不謹之疾耳哲人之愚非以威儀不謹而為戾哉亦維斯戾正靡哲不愚也蓋能抑抑威儀則為哲不然則愚矣此詩專以謹威儀為德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

競強也無競猶言莫強也覺覺悟謂能自明也覺則威儀之所以抑抑也通天下而言則曰四方即四方

之國而言則曰四國其實一也訓教也順順從也人皆服從其教不待威力強之則莫強於德矣訏謨謂以威儀脩身所謀係於天下國家之大也定命謂足以定天命也如此則訏謨即是遠猶矣辰告如書入則告爾后于内之告謂時時入告使我得謹於威儀也民之則即所謂訓順也此章言威儀所係之大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賦也

今謂當時世俗也興迷謂作興昏迷之事即湛酒也荒廢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後凡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者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廣也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奉刑法也此章言世俗所尚者湛酒亂政而欲敬奉先王之明刑也如此則能謹威儀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

方賦也

弗尚厭棄之也謂不為天所尚則其亡如流泉趨下之易豈可相與淪陷而至此哉夙興夜寐灑埽廷内言宫壺之潔清也宫壼者德之所始言廷内蓋微辭也德著於外故曰維民之章此言齊家以謹内治之事也戎兵戎事之兵器也戒備作起遏遠也蠻方夷狄之通名當戎事未起之前而戒備之所以遏遠蠻夷之侵擾此治國戒不虞之事也皆申上章克共明

刑之意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賦也

質定也威儀為民之則所以質人民也克共明刑以埽廷内戒戎作所以謹侯度而戒不虞也此承上章言化民保國皆本於威儀而威儀之敬惟在慎言蓋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之意言不敢肆則專務實行而威儀必能柔嘉矣柔順嘉美玷缺也

○無易由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

易輕捫持也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稱逝去讎答惠恩也無易由言而以言為不可茍正謹言功夫也如此則無人為我持其舌者而言自不能放也無言不讐者言從德出則人感之而亦以德報不由於德則人亦將悖入矣此可見言不可茍而當以德為本

也德則有惠及人而人報之朋友以羣臣言庶民以百姓言小子則武公自謂也此蓋泛論報施之理故言羣臣百姓與小子之無知如我者皆施及之而知感也子孫指君之子孫繩繩如繩之牽連不絶也承受也蓋至其子孫繼世而天下萬民無不承其德澤者不但四方四國訓順於一時而已見其化之及後世也此承上章言謹言以敬威儀之效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

友君子人所共見之處也屋漏室西北隅獨知之處也射厭也輯柔爾顏正威儀之柔嘉也不遐有愆謂無過也威儀於其可見處觀之末見其功夫之密也必於獨知之地無愧屋漏乃為不顯之德此章言敬威儀之功不在於顯而當謹於微也觀此數言則武公之學可謂得其深矣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賦也

辟君也以武公之君德言臧嘉以不顯之德言也不愆于儀以友君子時輯柔爾顔言也僭差賊害也僭則有愆而害德不足以為民則矣此申前章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意有威儀而民則之是以德相感如投桃報李之必然也若牛羊之童者尚未有角而何可得其角之用哉蓋有角則能觸物以喻無德則不能

感觸人心也虹猶訌也小子亦武公自謂也華谷嚴氏曰虹謂幻惑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於天須史散滅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故自稱小子是也此章言人君實德之足以感人而不可不謹威儀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興也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興意

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為弓

也木有柔忍之質然後可緡絲為弓以射四方猶人有柔嘉之徳然後可淑止為君以順四國也哲人心虚聞善若決江河故告之話言則惟徳之行而必求其柔嘉愚人則不能而反謂我為差故曰民各有心此章言哲人能聽善言以順行柔嘉之徳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賦也

言發語辭示之事以實之不但手攜之而已提其耳以誨之不但面命之而已如此則喻之者詳且切矣此即所謂告之話言也靡盈不自滿也不自滿豈有不順德之行者哉夙知知之早也抱子則已早知必不待晩始有成也此亦申上章之意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賦也

夢夢不明貌慘慘謂憂其德之不明所謂靡樂也諄

誨詳熟也藐藐忽畧貌聿忽然也耄毛氏訓老是也言忽然既老也與亦既抱子意同非必真以九十為耄也國語謂武公九十五而作此詩蓋誤認此句文義耳不以我為教而反以我為虐下文未知蓋本此而言此章言已憂德之不明而自咎其不能聽教也○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賦也

舊即前章所謂先王明刑亦以威儀言也止語辭遹

僻也不謹威儀即田遹其德矣使民至於困急豈有不喪其國者哉此章言不可敗德以失人心也而意益切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

經旨曰厲王之時榮夷公專利芮良夫作此詩刺之而因警王左傳云芮良夫之詩是其證也葢朋友相戒之辭當為小雅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比也〉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賦也○倉音愴兄音怳〉

菀盛貌旬徧也桑以柔為善桑之為物其葉最盛而下皆徧滿足以為人芘蔭劉殺伐也令併其遠揚而在所伐者亦捋采之則其下者可知而葉盡矣葉盡而無芘蔭此下民之所以病於日暴也為人上者剥削其民使之失所芘蔭正與此同故以為比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填積也新安胡氏以為悲閔積

湍於中是也倬大貌矜哀也此章言下民甚困而天不矜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賦也

翩飛揚貌四牡旟旐厭苦兵革之辭也或以為厲王時無兵革之事則與旟旐有翩之言不合矣意者用兵無功而史遂不傳耳夷平泯滅也黎黑首也不夷謂不能平亂也靡國不泯禍及天下也民靡有黎言

黎民皆盡即具禍以燼也頻急蹙也此章言征役不息民窮國危而可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賦也○疑音凝

將養也國步蔑資言征役不息民無所資以為養也疑與凝同定也民無所資而天不我養則無可止之地矣欲往則又無可避患之處此即所謂靡國不泯也君子指王言無競不爭也端黙無為之意謂其遺

棄國事也厲惡也謂為厲階者榮夷公也至今以今日之亂言也此章言榮夷公病民生亂而王不知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賦也

土宇民所土著之居也僤厚也西鎬京也東東方諸侯之國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即上章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如此則土居皆非已有而可念矣覯遇痻病也言中國亂而見病也况邊圉又急將何時而可

已乎此章言亂甚而無可安之時也○東萊呂氏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賦也

毖慎況茲也序爵以賢而序其高下如上賢則居上位中賢次之下賢又次之也逝發語辭為謀為毖言王之為謀當慎也況國亂方削而可不慎乎所以慎謀者亦惟憂恤其民而以得賢為先耳故教之以憂

民之道而欲其序爵焉此則以水濯手而免於執熱之患也茍或不然則必將併其身入水相與及溺而已何能善乎此章言厲王當求賢愛民以慎靖亂之謀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賦也

遡鄉也僾唈謂風唈人而氣短也蓋國亂不暇喘息之意肅敬謂敬事而不敢忽也荓使也不逮者謂奪

其民時而不及耕耨也好是稼穡謂稼穡之為善也
與代食維好之好同力民代食使民盡力於農畝而
禄足以代仕者之耕也寳重也謂重穀也言民以耕
田為事豈無勤事之敬心哉其以不得耕耨為言者
王實使之故當以稼穡為善而寳重之使民自盡其
力以養仕者而代其食此稼穡之所以為好也蓋因
上章序爵而言欲王務農重穀以養賢即孟子分田
制禄之意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賦也

滅我立王謂天欲滅我使不得輔王自立非謂所立之王也蟊蟲名詳見大田字義賊害也然此非以害稼者言蓋借以指當時在位貪亂之人能害國者即天所降之喪亂也天下既亂則民不得盡力於農畝所以稼穡卒病而無成也贅屬也具贅言其人皆危也荒虛也卒荒言其室盡空也穹蒼天也穹言其形

蒼言其色念穹蒼所以匡王室也國危民散則賢者無以為養而饑餓不能任事故無膂力以匡王室也中國如此豈不可痛哉此章意與上二章相反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也

惠君順理之君也宣布也秉心以執德言宣猶以發謀言言其用心於為謀者惟在考慎其輔相之人即前章序爵之意也不順者惠君之反也自有肺腸即

獨㰴也卒狂謂民之終亂也此章言恵君當順人心以擇賢相而不順者不能也盖以用賢靖亂之道責之厲王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興也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興也

中林以喻中朝甡甡並育不相害意朋友謂寮寀盖指下章所謂愚人也譖謂相讒也穀善也谷山谷墜於谷則危地也故至此為窮進退皆窮如將陷於山

谷也此章言輔相者不賢則人皆譏譖而不以善相與曾鹿之不如也則賢者無容身之地矣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

聖人以賢臣言瞻言之言語辭也百里謂所見能及於遠也亂在百里之外靡國不泯也而能見之所謂瞻也愚人即後章所謂貪人覆狂以喜謂以亂為喜安其危而無遠慮也匪言不能謂所言能及百里之

遠也此章言賢人與貪人相反畏其譖而不敢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賦也○復音覆

良人即聖人迪進之也忍心即愚人顧念復重也貪亂之民即化於貪戾而作亂者寧何也荼即蓼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詳見良耜字義民既為亂而王於良人不求進用至於愚人乃顧念重復使為民害是不能救民之亂而反荼毒之也貪亂者亂民也所荼

毒者良民也此終前章俾民卒狂自獨俾臧之意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興也）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興意）

隧道也大風為大谷所容因可通之道而發則其暴猛之勢不可遏也以喻不順之人為君所容則亦乘間而發矣作為行事也式穀猶言以善也即不胥以穀之反也此不順對良人而言謂貪人之忍心者也征行也中中所藏也垢汙也言其中藏之汙穢盡發

行之以致害物與大風之暴猛無異也此以下皆言貪人之不順也

○大風有隧（興也）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興意）

敗類謂欲使人同歸於不善也聽言謂所言與之相合而肯聽者也彼則喜而對之誦言謂以言誦於其前而欲强其聽者也彼則如醉而暴亂乘之矣蓋貪人喜其同而惡其異也我之有善彼不能用而反使

我從其所為是不用其良而覆俾我悖也所謂貪人之敗類者如此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賦也○陰音蔭

朋友即指貪人飛蟲猶言羽蟲指鳥而言予豈不知而作謂知其不合必不聽從而亦有言也蓋如鳥之飛過或亦有時弋獲則庶幾其有偶中耳本以善言蔭覆而反加怒於我其威赫然則中垢晝行矣亦上

章誦言如醉之意也此章言貪人但欲敗類而不足與言善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賦也○背音悖後凡悖之背並同反

民之罔極謂為亂者之不止也涼薄也謂其心主於刻薄寡恩而仁厚之言則背之不疑也不利者有害於民也如不克者謂用力之强必欲勝也無德及民而力行害民之事是教民使為亂也然則民之回適

豈非貪人用力强者為之主哉回遹即罔極之邪行也此章言其寡恩背正而導民為亂也所謂生厲階而為梗者如此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賦也

未戾者謂未有所至之處即所謂民之罔極也職盜為寇言盜臣為攘寇之行以導民為亂也凉曰不可以其凉薄為不可此本善意即所謂旣之陰女也善

詈者工於駡也大聲以駡即所謂反予來赫也匪予者言彼欲自飾非已罪也然我既作歌則其罪欲辯而不得矣此章中言上二章之意以直指夷公之致亂其罪不能自解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

經旨曰此述宣王憂旱之詩也古序以為仍叔美宣王則朱子未敢必其為仍叔作也然亦意其傳授或

有所自來耳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昭明回轉也天河明未雨之候也薦與荐通薦臻謂連年旱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牲以祭神圭壁以禮神也

此章言旱甚而禱不應也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賦也

○斁丁故反

藴畜隆盛也蟲蟲熱氣熏人也郊者祀天地也宮者宗廟也在上曰奠謂置於地在下曰瘞謂埋於土皆指事神禮物牲玉之類宗尊也禋祀兼天神地祇人鬼故曰靡神不宗也臨饗斁敗丁當也丁我躬本何辜今之人而言此申上章之意以見禱之所以不應也華谷嚴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

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皆以耗斁下土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賦也

○推土雷反

推去也不可推者謂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而無由去旱也孑者孑然獨立之貌旱甚則周民亂後之所餘者將無一人可遺矣民無遺則我無所依是即天不

我遺也先祖之業以得民而成無民則先祖之業亦
摧落矣安可不畏所以兢業如雷霆而憂旱者此也
此章言旱甚民亡而大命將去爲可畏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賦也
沮止也不可沮即不可推之意赫赫旱氣炎炎熱氣
也云我無所謂措身無所即不我遺也止猶終也近
止言國運不久將終非謂死將至也靡瞻靡顧者謂

無所仰望也羣公古之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先正先世為官之正人即月令所謂雩祭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也彼既力不能助固無望其必助矣父母先祖乃至親者豈可忍之而不我救乎所謂靡瞻靡顧者如此胡寧寧也亦何字意此章言鬼神不佑而國之大命乃必傾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賦也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山川旣滌滌矣而旱魃猶為虐見旱之不止也惔燎之也憚暑者畏旱之為虐也憚暑故憂心如熏遯者措身無所而欲逃避無可奈何之辭也謂昊天上帝亦哀閔下民者何為使我遯逃無所乎蓋即云我無所之意上章呼父母而告之此章則呼天而告之迫切之情也大抵此詩之意皆本呼天呼父母而言或合或分皆致其丁寧反覆云耳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

黽勉畏去謂民責在我勉於濟難雖欲遯逃而不能去也瘨病憯痛也謂旱之瘨我痛於心而不知其得罪之故也祈年即月令所謂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也孟春建寅之月孟冬建亥之月也夙早祈之於耒田之前也方社即小雅甫田之社方

但彼言省方之合祭此則春祈社秋報方之分祭耳於禮無失則合於天而無所虞度於我故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蓋事天敬神已皆盡於心無可悔神必不怒則致旱之故不在此矣所以黽勉畏去而必欲求其故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賦也

○卬音仰後凡瞻仰之卬並同

友謂群臣人君為四方之綱羣臣各有統紀庶官必屬於長此禮之常也今以旱荒之急各司祈禱賑救之事故分散而無友紀也鞫窮疚病皆以救旱之勞瘁言非以其困於食也庶正者在庶位之正人而冢宰則庶官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並見十月之交字義左右近御與趣馬師氏膳夫同為王之親臣然自冢宰而下則皆庶正也冢宰正百官各脩其職親臣侍天子不暱於私無分於職之崇卑皆勤救旱之事

不以不能而自止所謂靡人不周也人人皆病力竭

智窮故謂之鞫里爾雅作悝憂也言當如何以為憂

乎蓋恐憂民之未至也此章言救旱憂民之實政以

終上章憯不知故之意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

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賦也

○假音格後凡昭假奏假之假並同

嘒明貌衆星嘒然未有雨徵也大夫君子即庶正也

假至羸餘也言竭其救災之力所以昭事而感假之者無所不盡故曰無羸爾成謂假天之成功也因旱之不止而不黽勉以求天之必應則棄爾成矣戾罪也棄其成而自怠則有為我之私是自取戾也寧安也惟天惠之以雨乃可安寧耳故望昊天而曰曷惠其寧此章勉群臣救災之不怠也觀此章之言真有弗得弗措之意非其有愛民之誠而能然乎

雲漢八章章八句

崧高

經旨曰申伯自申遷謝宣王之所改封也謝近於荆
而荆與徐連舊嘗表裏為江淮諸國之患以申伯文
武才全使為州牧以鎮撫南國耳穆王以降周德浸
衰至於厲王失道滋甚江淮上下荆徐並興宣王命
將以伐荆而蠻荆威自將以伐徐而淮夷服於是使
召虎疆理江漢申在漢陽因使虎徹謝土田以築城
定宅焉謝荆徐之要衝也其扼吭之慮遠矣申伯行

而尹吉甫作此詩以送之朋友相送之詩當為小雅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賦也

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衡西華北恒是

也甫申皆姜姓國此詩本詠申伯而併及甫侯者以

其皆賢而為四岳之後四岳總領方嶽奉嶽神之祀

故推本申伯之生由嶽降神而併及於甫也甫申非

名字也以其為宣王時賢諸侯而皆以賢入為卿士

故特舉二國之名而稱之耳其地詳見王風揚之水蕃謂扞蔽其患難也宣謂宣布其德澤也此章言申伯之生不偶然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賦也

申本侯爵而稱伯者為州牧也纘謂使之繼四岳之事也邑者臨川王氏以為國之所都亦曰邑也孔氏曰申伯先受封於中國近於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

於謝是也謝即今信陽州在周之南王命召伯者召虎方為陜東諸侯之長而在江漢之滸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登進也申伯以諸侯而升為州牧加地進律之賞也此章言宣王為申伯定宅欲使世世長為牧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賦也

庸城也因謝以作城所以衛謝人非謂因謝人之力

也觀黍苗任輦車牛徒御師旅皆發自京師則亦不勞謝人如燕師之城韓不勞韓人矣徹什一之法也厲王之後徹法漸廢故使召伯正之傅御謂申伯傅相及治事之臣也私人家人就國而出至謝也據鄭氏則謂申伯以諸侯入為周之卿士故自京師而遷也此章言宣王欲申伯為法南邦而為之圖久安之計也蓋即上章定宅之意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賦也

功謂營建之功俶始作之也藐藐深貌蹻蹻舉足行高見其壯也鉤膺詳見韓奕字義濯濯鮮明貌此章言營謝既成而始命申伯以往不以工役累其心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賦也○近音記

路車乘馬本上章四牡鉤膺而言莫如南土非為土地之美謂南邦望治之切而易於肇基業也介圭長

尺二寸以其為州牧而賜之近語辭王舅者宣王乃申伯之姊姜氏所生也此章命申伯就國之辭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賦也

郿岐周近邑在今鳳翔府郿縣北一十五里渭水之北不近鎬京王餞于郿見申伯以卿士在京師而從王至岐周蓋先已在鎬冊命於文武之廟而至此始餞別耳還南自郿還經於鎬而南至於謝也曰信邁

曰誠歸見其初之數留而至此行始決也峙積粻糧遄速也此章言謝城疆理正則糧餉備而後申伯得以決於速行見宣王親親之周而繾綣之至也觀申伯至此方行則其事可以需遲而當在荆徐既服之後矣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賦也○番音波）

番番耆艾貌嘽嘽詳見四牡字義周邦周人也戎汝

也前言亹亹此言不顯則其功之不已德之不顯幾於文王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之德足以為法也見申伯之德為時所重而真足以為維周之翰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賦也

柔和惠順也揉柔曲而使直不急迫也誦工師所誦之誦也肆大也柔惠而且直文武之德也孔碩言所係者大也肆好言其足以感人也此申言申伯文武

之德能感人心者以結之

崧高八章章八句

宣王命申伯居謝本為扼荆徐之衝而其地在豫州蓋豫州之牧也然以召穆公望重分治陜東為東方諸侯之長而方疆理江漢之間故先遣營謝以張申伯之賢而吉甫又作詩以述王用申伯之意所以為先聲者至矣此詩當在黍苗之後○按申伯本侯爵而封

以謝則為州牧故稱伯耳與韓奕謂韓侯因以其伯同州牧之上則有方伯以統領之州牧者即所謂連師也唐虞十二州則為十二牧夏九州則為九牧至周因之商亦九州而王制乃謂八州八伯蓋臆說也鄭氏遂傅會之以為商制王畿之内不設伯此何禮乎方伯則唐虞之四岳商之二伯也觀文王為西伯有西伯則有東伯殷都於東東伯之治自

畿内始而西伯之治在西東西由此分矣若周則陜以西周公主之陜以東召公主之周都於西則陜西本畿内也而諸侯之附近者亦兼統焉若陜東則盡統於東伯矣故書康王之誥言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固分陜之舊也此非商之遺制歟古之牧伯皆以賢諸侯之有功德而係人望者為之故使其子孫世世纉之

而召穆公猶仍康公之職也故曰召公是似及命申伯世執其功如以韓侯為伯而曰纘戎祖考也至於四月所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而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亦以州牧纘祖功者言也但其時待賢者之子孫已薄故云然耳申伯之牧在豫州韓侯之牧在雍州而紀江漢者荆州之牧也又下泉有郇伯者則兖州之牧也可見九州之皆有牧而召穆公

之疆理江漢則方伯之兼統東方者與州牧不同矣故周禮大宗伯曰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其差如此然既為州牧則亦得稱伯矣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蓋言其自稱云耳

烝民

經旨曰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也朋友送行之詩當為小雅城齊本宣王時事

而史記以為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則當與
夷王同時其不足據明矣但天子使大臣往城必非
小故意者徙治臨菑即宣王時事當時必有大患而
當遷者故宣王特重其事如此而史失其傳後遂無
所考證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賦也
烝衆也則一定不可易之常法也秉執彝常懿美保

佑也仲字山甫名樊侯之入相者也此言仲山甫之生鍾秀異於凡民而不偶然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也

嘉美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式法若順賦布也令儀令色即柔嘉也小心翼翼即維則也威儀即令儀令色而式古訓以力行威儀是其工夫之實也故能忠順天子使之布明命也此章言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賦也

式是百辟冢宰之職也所謂外則總領諸侯也王躬是保太保之職也蓋其先世嘗為之故曰纘戎祖考令則以冢宰兼之所謂內則輔相君德也出納王命謂奉行王命而還報之不使有壅是為喉舌以代王之言也而言不茍於出可知矣此與龍作納言之官而以出納王命為專職者不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

政以經營四方之事而發之使應所謂出則經營四方也此章言仲山甫之職所係之重如此所謂明命使賦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賦也

肅肅嚴敬也將奉行也上章言王命之所賦而此則言仲山甫奉行之肅肅也邦國順與不順而能明之謂明於人心之向背也哲謂細微曲折無不明也如

此則處之曲當不至僨事而能保身即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也此章言仲山甫能盡職而王命是若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賦也○矜音鰥

茹吞啗之名柔茹剛吐猶言欺善怕惡也不侮矜寡則柔不茹矣不畏彊禦則剛不吐矣此承上章言仲山甫德性中和好惡能合人心也蓋必城齊之役關於國家大事恐人心不一故特遣有德重臣往經營

之惟其處置得宜而後為能奉行王命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賦也

輶輕也儀圖酌事理之宜而謀之也愛莫助之者能舉在彼非我所能與於助也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天子服龍衮故以衮為王之職也衮職闕專為保王躬而發言王躬本賴仲山甫以保之也以起下章欲其遄歸之意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

祖詳見泉水字義業業以行為事也捷捷行之疾也東方齊也此章言仲山甫承王命城齊而惟恐其不及也有所不及則不能遄歸矣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賦也

永懷者心在王躬而不忘也故勸之遄歸以慰其心

此章言仲山甫奉以保王躬為急不得已而有城齊之行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

經旨曰韓侯初立來朝命之為州牧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蓋小雅也序以為尹吉甫美宣王則辯說固謂其未有據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賦也

奕奕大而疊也梁山韓鎮在禹貢雍州之域甸治也禹平水土使梁山之野皆得成田而貢賦於天子也韓武王子所封之國在梁山西北本侯爵其後為北邊州牧厲王之時諸侯背侮韓雖禹甸亦必不通至宣王脩政諸侯皆朝故追言禹時道之倬然大者以起之也受命者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

也戎汝也蓋其先祖世為州牧有功而欲其夙夜虔共務脩職業以繼祖考之緒也易改也言其能繼祖考則我不易其命仍使為州牧也不庭方謂不來庭之國也辟君也王自謂為汝君也此又申說上文之意有不來庭之方國則使作楨榦而正之以王命討不庭而佐天子也如此然後謂之無棄王命此章言宣王命韓侯脩祖職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賦也

脩長也張腹榦肥大也覲者諸侯朝天子之通名介圭詳見崧高字義本韓之先祖為州牧而受賜於王者故韓侯以之入覲也初朝本士服見而以介圭者即虞書輯五瑞之意也淑旂綏章旗飾也簟茀錯衡車飾也玄衮赤舄服飾也鉤膺鏤鍚馬飾也鞹鞃淺幭所以施於車者鞗革金厄所以施於馬者備言所

錫如此所以表其見重於天子也此章言韓侯入覲而宣王錫以車服之隆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賦也○且音苴

祖而餞餞而宿此出行之序今序宿於餞前者欲備言餞飲之禮故先以宿終祖義耳顯父者朝廷執政之臣故王命之出餞以致慇懃也清酒美酒之通名

詳見信南山字義清酒至於百壺欲其徧及於衆也
鼈魚筍蒲非謂以薄示儉蓋以珍美之味加豆欲賓
之盡歡也乘馬路車以致私禮者顯父必千乘之家
故有車馬之贈如渭陽之贈路車乘黃也鄭氏謂王
使送以車馬則當言錫言予而不當言贈矣且多貌
與有客詩有萋有且之且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
之稱指韓侯也胥相也以天子命之餞送非私飲也
故謂之燕此章言韓侯還國而宣王使貴臣餞行以

示隆重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賦也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蹶父姞姓厲王之壻而為周卿士嘗任將帥者里里居也蹶里在京師韓侯因入朝之便而親迎也百兩與鵲巢百兩同謂送車也不顯其光說見大明

諸娣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行則以姪娣從二國
來媵亦以姪娣從不言姪者從畧也祁祁舒遲貌如
雲者以其髮美而並進言也盈門者已至韓侯寓邸
之門也此章言貴戚重臣樂以女與韓侯為妻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
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賦也
蹶父言孔武而靡國不到則見其嘗為將帥而徧歷

諸國者矣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者擇其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皆大也噳噳與吉日麌麌同貓似虎而淺毛者爾雅謂之虥貓亦虎類也魴鱮麀鹿皆可以供食熊羆貓虎皆可以供裘韓地物產之隆如此他國莫及焉見其先祖能控百蠻而人不敢漁獵其地故得為樂土也慶喜之溢也令善也蹶父喜其女有此善居也燕譽謂韓姞之心亦安而稱其得所也此與上章皆在京邸初昏之言蓋重其先祖之

能盡職以蹶父之相攸者見之所以起下章而欲其纘戎祖考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賦也○燕平聲

燕北燕國武王封召康公於此康公本與周公分陜而治及周公沒康公為太保代治周畿兼統陜以西諸侯而韓其屬國也故康公為之築城如召穆公之

營謝耳非以其為司空而掌營築之事也葢京師發
兵使從之以完韓城從燕封言故曰燕師所完見其
城之固也先祖受命者嘗受王命為州牧也時是也
以此百蠻賴其控制而命之也追貊北方夷狄之國
即百蠻也奄大也北方蠻夷之長禮當供職貢者皆
其所統故曰有北國也伯者州牧之稱墉城壑塹也
畝田數也籍助法也獻貢獻也貔言其皮則赤豹黄
羆亦皮也謂北夷所有而以之貢獻之物非謂中國

之常貢也葢欲韓侯因先祖之伯而為北國繕城池
理田稅且使之脩職貢也此申首章纘戎祖考之意

韓奕六章章十六句

江漢

經旨曰集傳言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而下篇
常武之詩則謂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也竊意淮
與徐相連則為徐州之地當在淮北海濵而淮南則
揚州之域非徐土也故淮非兩地則亦必非兩征其

必宣王自將由淮北路而召公出淮南為竒兵以相應歟淮夷既平而王命召虎疆理江漢以南之國重錫命焉故召虎作此詩以答天子之休命也虎所自作故稱名君臣之辭也此所以為大雅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賦也

召穆公之伐淮夷必自江漢順流而下故所征本江淮之地而併漢言之也滔滔順流貌安為自安計也

遊遨遊求求其罪也舒徐緩亦遨遊之意鋪陳其罪也曰求曰鋪皆問罪之意此章言為討罪而出兵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賦也

伐淮夷亦經營四方之事也此章言定王國以安王心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賦也

江漢之滸蓋即二水合流之處在今武昌漢陽之間
疑當時召公治所即武昌也詳見漢廣字義虎召穆
公名厲王之亂荆蠻淮夷並興疆理已失文武之舊
矣故淮夷事畢而欲召虎經理江漢故以江漢之滸
為言亂國平則四方闢矣四方既闢則以徹疆土為
重此非病民也非急衆也蓋什一之法天下之所取
中欲人歸極於王國耳至于南海非曰盡南海而止
當時南海極遠尚未統於周蓋冀望召公之辭也此

章以正疆理為安民之本亦以見王心之尚文德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

來來至江漢之滸也旬宣謂徧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奭也小子王自謂也似嗣肇始戎汝公功也召虎苟能嗣其祖康公脩文武之業以為楨榦者而敏功復自汝始則我錫爾福矣此章勉穆公之繼先業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賦也○稽音啓下章同

釐賜也文人謂文德之人召公之先祖也屬上句錫山土田是加以土地非別封也蓋召公已封於燕而食采於召矣召祖即康公也言錫爾圭瓚及秬鬯一卣使祭于爾文人之廟而告之鄭氏所謂王賜召虎以鬯酒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是也周宗周即鎬京也宣王常至東都命諸侯故以鎬為周特至此命召虎者以武王封召康公時在鎬明其世勲之有自

而欲使繼之也召公武王所封而集傳以為受命於文王之所非矣此章申言錫祉之意而虎以壽考祝之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賦也

對答休美也召公謂康公考者成功也成功以文德言如彊理安民之事是也自召祖命而命之是王作之使勿墜其成此即所謂王休也對而揚之故祝其

萬壽而欲其陳文德以洽四國之人心也如此則為令聞不已矣此述召公祝頌之言以見其欲王之尚德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宣王中興撥亂反正南征北伐四用大兵采薇初伐玁狁也及其不服而命尹吉甫南仲復伐之出車六月再伐也玁狁既平而後方叔伐荆蠻故采芑言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荆

蠻既服而後召伯伐淮夷故此詩言江漢浮浮武夫滔滔若荆蠻方畔則武夫何由可從江漢而發邪江淮之間向為荆蠻淮夷之亂先王之疆理幾於盡矣所以專遣召伯經營之也召康公嘗以此輔佐武王故惓惓使繼其業可見宣王所重在於文德而非專事武功者召伯亦以矢文德規之古之明君賢相豈有他學哉

常武

經旨曰此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也觀王奮厥武王曰還歸之言其為自將明矣歐陽氏謂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不知何所據乎當時雖為淮夷出兵而挾淮夷以畔亂者實在徐也故省徐土以威之而淮夷自服矣淮夷亦在徐州之域故總謂之徐方云

此與江漢本一事而此當在前焉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賦也○大祖之大如字

赫赫威之盛也明明光之顯也以奉行天討言南仲即出車之南仲也時為卿士以憑翼王之左右者祖行道之祭也天子之祖故曰大祖大師三公也皇父氏也說見十月之交但與十月之交所言皇父不同彼皇父幽王時人在宣王之後世權臣也此皇父則宣王時人賢臣也時為大師使為大將也整師謂齊其部伍也脩戎謂治其兵器也部伍齊則不亂兵器

治則有威宣王自將故皆係之我敬戒臨事懼而不敢忽也淮夷之亂除則南國惠矣此章戒皇父先發兵而使南仲祖道以行也○舊說以南仲為文王時人而為皇父之太祖則辭甚費而亦不成文義矣○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賦也

策命內史所掌尹吉甫以卿士為之命程伯休父者命之為司馬司馬六卿之職也上章皇父已為大師

但親命為帥此則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以副之也徐為令泗州地在淮水之上淮夷與徐為鄰而徐亦世與表裏為患觀偃王稱王則可知矣使休父左右陳行者謂循淮浦以省徐土則戒之以嚴行伍而先為不可勝因省察徐人之情而開諭之也不留不處者謂不久留處以擾其民而使三農之事皆得就緒也此章戒程伯休父先往省諭以安其民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賦也

赫赫兵威著於外也業業敬畏存於中也赫赫生於業業故曰有嚴天子嚴即業業也舒徐保安作動也謂舒徐而安於行靜以制動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匪紹匪遊正中王舒保作之意惟安靜故非糾緊惟保作故非遨遊凡用兵之法以靜為主不靜則必急躁無常非有以制動則又遨遊無紀矣惟其用兵有法如此故徐方聞之自然繹絡騷動而震驚矣如雷

如霆兵威之神也雷霆之作未嘗有意自然時震而震善用兵者常静至於動時人不可測此徐方所以震動不遑寧處也此承上章言宣王本以不殺為心而其威神武故兵未至而即震驚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賦也

當兵未至時徐方雖已震驚及兵至而猶懷疑不服故宣王奮武而進兵也如震本非有震也如怒本非

有怒也進鼓而進也闞虎怒聲虓虎怒貌鋪布其師也敦厚集其陳也濆涯也仍執者就而執之也醜衆也虜者囚繫之名蓋其屈服而見虜也王師所在截然不可犯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此章言兵整而足以服人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賦也

揚過曰飛冲舉曰翰飛翰言其奮進之勢疾也江漢

言其分合之勢長也山苞言其固而不可動也川流言其行而不可禦也緜緜隊伍之相續也翼翼紀律之不亂也不測神變不可知也不克常勝不可敵也濯征徐國徐國雖染淮夷舊惡一征而洗濯之矣謂其醜虜之已降也此章申言上章之意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賦也

猶謀也謀本於道謀即道矣天子之功以道言也來

庭者朝於王庭也既來庭則回邪之心格矣徐方盡徐州之境而言也淮夷亦徐州之地徐國既征則一方皆靖淮夷不必加兵而亦服故王即言歸兵不復用於他國也此章言宣王以德服人而不窮兵力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二字非詩中所有而以名篇本無意義得無宣王至是已四用兵似乎常用武者而後人特立此名以示戒歟

瞻卬

經旨曰此詩正言以刺褒姒之亂邦而欲幽王之知警也蓋亦小雅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賦也

惠愛也填與桑柔倉兄填兮同厲惡也瘵勞瘉之病也蟊食苗根之蟲以喻讒邪之人傷殘根本者賊害疾病夷平屆至瘳愈也君心正則國定國定則民受

福而昊天為能惠矣此章言讒邪為害使人陷罪無有已時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蓋為褒姒而發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賦也○說音脫

覆亦反也收拘說放也有土田奪民人蟊賊之害也收無罪說有罪罪罟之害也此承上章而申言其意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

哲知也哲夫成城言賢君之能自立基業者也哲婦非謂其必傾城也但以褒姒言耳蓋其智本哲亦懿德也然一失本心即為梟為鴟而長舌能言由階進亂梟鴟之害豈有極哉蓋婦人之賢者其言豈無教誨之益惟其本心亡而口舌利則顛倒是非興讒害正遂與小人相合朋比為姦其言不足以導人為善而皆厲階故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上言婦人之禍

而兼及寺人者正見其與小人合黨而哲德為所昏耳此章指言婦人之為害而長舌之言不可聽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賦也

鞫窮忮害忒變譖讒竟終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鞫人能以智辯窮人其口能抑人以辯言而其心則為害為變故謂之忮忒也以此加於王則王亦不能辯矣譖始者始惡其人而譖之於王也

及以利合則又為解於王而竟背前言矣此正所謂忮忒也如此欺罔其惡豈為不極哉何為尚復為慝而無所忌乎葢其事以賄成所取於人之利如賈三倍無如此之多者而王亦明知其如此也君子指王言王雖知之而故縱之此其所以惡雖極而猶敢於為慝也故朝廷之公事雖非婦人所宜預而蠶事不足以獲利則寧棄之而圖公事也此章言婦人貪利亂國政而王不能制也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賦也

剌責也天亦以為責也富福也神不畀之福也即人心之歸怨者是也介大也介狄猶言女戎指褒姒言謂禍不在戎狄而在婦人也忌疾弔恤也不祥即介狄也苟以不祥為恤則必脩身而威儀不得不謹矣蓋褒姒之禍甚於介狄當以為忌而王乃舍而不忌反以予之正言相忌忌正人則賢者亡去矣邦國豈

不殄瘁哉此章言聽婦人則賢者去而國必亡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賦也

罔即首章所謂罪罟也罔優則投之者多罔幾則入之者近人之云亡蓋以此也此申上章之意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興也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意

檻沸泉湧貌檻泉泉上出者檻泉深則出必湧猶心憂久則慮必長況適當我身而能忘於懷乎鞏固也言天之常定也無可柰何則望天意轉田以復其常定之體而使王改過以裕其後也其忠愛之心亦惓惓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

經旨曰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百姓流亡而國勢

日削詩人痛之故作此詩欲警王用君子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

降喪謂降以饑饉之禍即疾威也瘨病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言自近至遠無不盡荒廢也以國事為已事故曰我居圉也此章言歲饑民散而無可懇則歸禍於天而已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

邪賦也

天降罪罟謂小人為害陷人以罪即前篇天之降罔也蟊為害禾之賊以比小人之害物訌亦潰也內訌者禍敗自內出也昬椓靡共昬迷以為椓害之事而畧無虔恭之心此所謂蟊賊也潰壞爛也潰潰即內訌也回遹邪僻也潰潰正邪僻之害也如此之人使之治國以求靖夷安得不亂此章言致亂之由在小人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賦也

皋皋深曲之狀訿訿毀謗之意小人情狀如此王曾不知其玷缺也兢兢業業敬畏之心也與靡共正相反填實也言常存敬畏憂至積實不散而不肯自安寧也乃不能保其位而見貶黜以小人用而君子不得進也此申上章言致亂之由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

潰亦自中壞出之意與前章潰潰同潰止者不至於潰不止也歲旱則草之茂者皆潰壞如水中浮草棲於木上也此章言民卒流亡之意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賦也兄音況○下章同

昔以民富時言也今時則民窮而疚矣茲則以今時益疚之日而言也疏與麤同彼疏斯粺毛氏謂彼宜

食疏令反食精粺是也蓋糲疏粺精各有其分宜疏

而精猶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乃冐濫居之而不

自替已為過矣況為君者可為之主而引長之乎兄

與況同此章言民窮之甚而小人不可引進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比也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賦也

自頻謂頻流而所泄者多也自中謂中乾而所出者

少也以比民財用之無節而生之無源也此則小人

為害之溥也況可為之主而弘大之乎弘小人則國亂而烖及於我矣此章申言小人之不可用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賦也

先王指武王召公謂召康公康公輔佐武王在文王時猶未用也舊說以先王為文武誤矣此章戒幽王當用舊臣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五